

《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字句探究

陈莉*

<目 次>

1. 研究目的和方法
2. 研究范围及语料
3. 《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字句
4. 宾语与述语动词的语义关系
5. “把”字句的主要动词及其附加成分
6. 结语

1. 研究目的和方法

1) 研究目的

1943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首次提出了处置式的概念，从此用“把”字来引出被处置对象的“把”字句，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广泛注视，类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通过寻根问源，以及大量的史料考证，目前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把”字句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开始大量地使用开来。并进一步理清了“把（将）”从动词义“持、拿”逐渐虚化为处置介词，从工具式到处置式的发展脉络。其中关于“把（将）”字句的来源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以王力（1944）、祝敏彻（1957）和贝罗贝（1989）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结构“把/将+ NP1+ V2”中动词“把/将”的语法化；（2）P.A.Bennett（1981）、陈初生（198

* 인덕대학 초빙전임강사

3) 等人则认为“把(将)”字句来源于上古汉语“以”字句处置式的词汇替换；(3) 叶友文(1988)更是首次提出了隋唐的“把(将)”字句式有不同的语义类别，对此以梅祖麟(1990)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的分类研究，他将处置式分为双宾语结构、动词前后带其他成分、单纯动词居末位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来源于上古汉语的“以”字结构、受事主语和连动式；(4) 刘子瑜(2000)，全面调查先秦至唐宋50多部文献材料，对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作了深入的探究，他认为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并指出“‘以’字结构不是处置式，介词‘把/将’与介词‘以’语法功能不同，构成的结构也有差异，在不等价的语法环境中不可能发生词汇替换，处置式的来源也就难以用简单的词汇替换来解释。”¹⁾

在研究过程中，广大学者进行取样的著作包括魏晋的佛经，唐宋诗人的诗词，以及明清时代的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明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把(将)”字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不过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关于“把(将)”字句的对比研究中忽略了从开展白话文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无论从文体方面，还是从文字方面都与其前后的历史阶段有很大差异：

首先，从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来看，包括王力在内的学术界大多倾向于“现代汉语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汉语”的观点，²⁾ 主要标志是从此时起，白话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宗。对此，国内学者苏培成还进一步将一百多年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分为两个实行期。从民国元年到抗战胜利是第一实行期，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高潮。这个实行期的改革的目标是国语统一和言文一致。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是第二实行期，以20世纪50年代为高潮。其标志为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制定并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普通话。³⁾ 由此可见，开展白话文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虽然也属于现代汉语时期，但其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在字音字形和语法规范上也有较大出入。

1) 刘子瑜，《再谈唐宋处置式的来源》，宋召年等编《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 p.9.

2)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何九盈，《汉语三论》，语文出版社，2007，p.15.

3) 苏培成，《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回顾与展望》，语文出版社，2007，pp.3-7.

其次，从汉语文体的变化来看，开展新文化运动以前，用于书写的主要文体基本上是文言文，虽然在明清时期出现了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这些作品仍为古白话，与现在我们使用的汉语无论在词语运用上，还是在句式结构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此类古白话仅仅出现在小说这种文体上，至于议论文、散文等文体的白话作品的大量出现仍在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之后。本文所研究的语言对象“创造社”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团体。

2) 研究方法

在全面调查《创造社资料》一书中的“把（将）”字句的基础上，采用数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与前后历史时期进行对比考察，力图将“把（将）”字句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填补这一时期的空白。

2. 研究範圍及語料

1) 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以《创造社资料》一书中的“把（将）”字句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明清小说，以及与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汉语⁴⁾相比较，总结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时期“把（将）”字句用法的特点。

2) 《創造社資料》簡介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正是在陈独秀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全国上下掀起新文化运动热潮，文言白话，孰是孰非，辉煌了几千年的古代文化究竟是骄傲，还是毒

4) 本文为与1919年至1949年的汉语相区分，在这里使用“当代汉语”来指代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汉语。

草，这一系列的争论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之际，创造社揭竿而起，积极支持白话文运动，并身先士卒，在创造社编辑的刊物中大量刊载白话文，提倡白话文，可以说创造社的刊物反映了白话文运动初期语言与文学的真实面貌。特别是与不易说理的文言文相反，白话文说理上具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创造社资料》编选的大量议论文、杂文、文艺评论，甚至散文、日记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创造社的创建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均在国内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掌握了坚实的古文运用能力，并且他们都具有留学日本的背景，精通英语、日语，甚至更多的语言。因此他们在运用语言时，不仅会遗留下文言文的影子，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国语言的影响，这恰恰反映出了当时早期白话文的语言特点，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语言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可靠的证据。创造社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它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积极开展活动的二十世纪20年代，创造社编辑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一系列刊物，并编辑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等书籍，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名著及社科类丛书。本文所研究的《创造社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书中收集了创造社所出版的刊物中的主要作品，包括议论文、杂文、文艺评论、启事（出版部）、回忆录、日记等文体，作者均为当时文坛的活跃人物，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法事实。

3. 《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字句

笔者对《创造社资料》“把（将）”字句（“把”、“将”作介词的句子，下同）进行了穷尽的统计和分析。全书共出现“把”字句912个，“将”字句44个，共计956个。我们将《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将”出现的频率与清代白话小说《红楼梦》⁵⁾进行了

比较(见下表),通过比值可以看出两个时期“把”、“将”字句的增减情况。

表:《红楼梦》与《创造社资料》中“把”、“将”字句的分布情况

语料来源	把字句	将字句	把、将比例
《红楼梦》	1021个	886个	1.15
《创造社资料》	912个	44个	20.73

以往的研究表明,唐宋时期用作处置式的“将”字句,明显多于“把”字句,金元时期“把”字句的使用频率开始增加,明清时期的《红楼梦》中“把”、“将”比例为1.15,呈现出势均力敌,甚至小胜一筹的优势,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创造社资料》中“把”、“将”比例为20.73,可见,五四以后即使是在书面语体中,“把”字句也已彻底战胜“将”字句,获得了压倒性的地位。这与现代汉语,除了个别书面上用“将”字外,一般都用“把”字的语言习惯相似,同时也可以看出从古白话小说《红楼梦》到初期白话文《创造社资料》,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把(将)”字句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又一次证实了王力“现代普通口语里的处置式似乎专用‘把’字,不用‘将’字”的说法。⁶⁾

此外,我们还发现《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将)”字句与《红楼梦》和当代汉语中的“把(将)”字句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语言过渡时期的特征。下面本文将从宾语与动词的语义关系和主要动词两个方面对《创造社资料》中出现的“把(将)”字句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在下列例句中,除了“把”字句外,还有“将”字句,但由于“将”字与“把”字的用法大致相同,我们把“将”字和“把”字一同处理,在标题里及说明中仅用“把”字来进行标注。

5) 钱学烈,试论《红楼梦》中的把字句,深圳大学学报,1985年,第二期, p.1.

6) 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p.123.

4. 賓語与述語動詞的語義關係

1) 處置式

“把”字句最重要的语义关系是“把”后的宾语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给“把”字句下的定义是“凡用助动词把目的位提到叙述词的前面，以表示一种处置者，叫做处置式。”⁷⁾也就是说，“把”字的宾语为受动成分，动作行为对“把”字的宾语有所处置，即施加某种影响。如：

- (1) 把多少无知的純潔的青年蠱惑了。(引自《創造社資料》p.23下同)
- (2) 不再把野草一个个拿來洗剝了。(p.31)
- (3) 我們要把這根性和盤推翻，，要把那敗棉燒成灰燼，把那糞土消滅于无形。
(p.47)
- (4) 十五世紀的夏興運動把她解放了出來。(p.66)
- (5) 但是庚子年八國聯軍的綠气炮把中國人的妄想打破了。(p.84)
- (6) 這正和一般所謂革命文學家想將文藝染上革命主義的色彩一樣，(p.113)
- (7) 可是想把過去几千年的積弊，一朝推翻，(p.146)
- (8) 在這時候我們漸漸曉得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觀外察，(p.282)
- (9) 才把振華旅館里的賬算清，并且把行李搬出，(p.433)
- (10) 那我們總能把我們這種腐敗的階級底衣裳脫去，(p.549)

在明清小说中，这一类“把”字句已大量出现，在当代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把”字句都具有这类特征，同样，在《创造社资料》中，这类“把”字句也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

2) 工具式

这类“把”字后的宾语不是被处置的事物，不是谓语动词的受事，而常常表示动作行为的凭借或依据，如：

7)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上),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p.169.

- (1) 你们把这一点做理由，就把新的创作丢了，去着旧的皮囊么？ (p.24)
- (2) 我劝诸君想起把害人的文字换了钱， (p.24)
- (3) 他们是把他们父亲的财产来做些装饰的外观。 (p.65)
- (4) 你把他有什么法子呢！ (p.121)
- (5) 我们把什么去达到这个目的——这里我们遇着一个当面的难题。 (p.149)
- (6) 每年每年把我们的金钱榨取二万万海關兩去，而且他们把他们的机器工业品來，同时又把我们旧有的手工业破坏了， (p.120)
- (7) 矛盾把文学的Program來代替了政治的Program， (p.259)
- (8) 立刻想把原型原样的混沌去刺激人的脑精。 (p.309)

上述例句，在当代汉语中，都可以换成“拿”或“用”，而且这样变化后更符合当代汉语的语言规范。其实，这种“把”仍然带有上古汉语时期的动词性质，尚未完全虚化为介词。这类句式可以看作是动词“把”向介词“把”演变中的过渡状态，在当代汉语中，这种用法已经消失了。

3) 處所式

这类“把”字后的宾语一般是方位词组，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处所，如：

- (1) 把后面的两张表看来， (p.410)
- (2) 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啓事的开物留一片空白讓我們狂叫“狂喊”胡言“亂語”， (p.525)

上述例句 (1) 中的“把”换成“从”，例句 (2) 中的“把”换成“在”时，更符合当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在当代汉语中，一般不用处所做“把”的宾语，而常用“在”来介引。

4) 致使式

这类“把”字后的宾语是被使役者，如：

- (1) 应把他搬到了自家住的Catford郊外的草舍里， (p.324)
- (2) 我正想把《洪水》复活哩。 (p.510)

上述例句(1)的主要动词是“搬”，“搬”虽然是一个具有处置性的动词，但“把”字的宾语是指代人的“他”，句子的意思也是主语允许、劝告“把”字的宾语“他”搬到自家住的Catford郊外的草舍里。在当代汉语中，句中的“把”常用“让”来替换。例句(2)中的主要动词“复活”的处置性很弱，很难对“把”后的宾语进行处置。在当代汉语中，这类“把”字句已经让位于“使”动句。

5) 承受式

这类“把”字后的宾语往往是动作行为的承受者，如：

- (1) 把中國過去的易朝的歷史事實，强加以革命的名称， (p.206)
- (2) 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 (p.335)

例句(1)中动词“强加”的被处置对象是“革命的名称”，而“把”后的宾语部分“中国过去的易朝的历史事实”则是承受该动作的主体。同样，例句(2)中动词“穿”的被处置对象是“衣服”，而“把”后的宾语部分“印度的传统精神”是承受该动作主体。这类句式在当代汉语中我们常常用“给”来介引。

6) 特殊“把”字句

另外，在《创造社资料》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把”字句式。即：“把……为”、“把……做(作)”结构，如：

- (1) 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 (p.39)
- (2) 所以我們最好是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作他的原動力， (p.39)
- (3) 而把侮辱自己的爲自己的藝術， (p.137)
- (4) 差不多把中學程度，做了他們的最高點，我們想把這種界碑打碎，把程度漸次提高。 (p.460)
- (5) 我想最好還是把內容是科學的做科學叢書， (p.460)

- (6) 現在還有人在文章中說郁達夫當時把創造社底職員潘漢年等赶走和他在《洪水》上發表的那篇《广州事情》爲他反動的根据。(p.673)

上述句式来源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中有“以……为”这种句式，如：“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又如：“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子·滕文公上》）。之后，随着“把”字句的盛行，“把”逐渐取代了“以”。

5. “把”字句的主要動詞及其附加成分

1) 符合当代語法規範的典型“把”字句

当代汉语的“把”字句已经比较成型，特别是主要动词及其附加成分部分已具备了严谨的语法规则，这些句式在《创造社资料》中均有所体现，并且数量众多，如：

(1) 主要动词后带助词“了”、“着”，例如：

- ① 周君却把他丢了。(p.33)
- ② 把一切心灵与心灵的障碍消灭了。(p.42)
- ③ 把一切享用着。(p.531)

(2) 主要动词是重疊式，例如：

- ① 然而我们只要把他翻一翻。(p.23)
- ② 现在只把文学上的本能和欲望思考一思考。(p.106)

(3) 主要动词后带补语，例如：

- ① 我们就马上把这一部书的价值看得很高。(p.62)
- ② 我们是已经把眼睛睁开了的人。(p.120)
- ③ 便把涎腻腻的软塔塔的身子缩进去了。(p.195)

④ 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p.284)

⑤ 我把内容粗粗翻阅了一遍。(p.333)

2) 不符合当代漢語語法規範的“把”字句

除此以外，《创造社资料》中“把”字句的主要动词及附加成分部分也表现出与当代汉语不同的特点。

(1) 主要动词是一个双音节动词

这类“把”字句的主要动词前后都没有附加成分，只是一个光杆动词，并且这些动词也不是动补型双音节动词。如：

① 却还没有十分的勇气，当面把这问题来思考。(p.22)

② 这对象的选择，可以把F所唤起的f之大小来决定。(p.26)

③ 我们把第二的见解批判吧。(p.160)

④ 它老早就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将新文坛的种种不正确的倾向，毫不忌讳地痛下批评。(p.753)

贝罗贝说：“7、8世纪‘把’字句刚出现时，动词后不一定跟别的成分，……甚至8、9世纪的一般‘把’字句后面都似乎没有任何成分。”⁸⁾而在当代汉语中，“把”字句动词部分比较复杂，动词不能单独使用，动词前后一定要有别的成分。对此，王力(1985)也有这样的论述：“处置式的目的语的后面不能只跟着一个简单的叙述词，必须附带末品补语等等。”⁹⁾可见，《创造社资料》出版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把”字句的主要动词仍未予以严格的限制，仍保留着上古汉语中的一些特点。

(2) 主要动词后带助词“过”

一般来说，当代汉语的“把”字句的主要动词后，只能加“着”和“了”这两个助词，但《创造社资料》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句子。

8) 蒋绍愚、江蓝生《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

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p.83。

- ① 我们不能把它看过。(p.176)
- ② 把他的性格约略描写过的。(p.316)
- ③ 必定把田土翻过一次。(p.190)

王军虎(1988)认为：“动词带‘过’的‘把’字句并不是没有，虽然这种‘把’字句的出现频率很低。”但经过分析，他又指出动词后带动词‘把’字句的特征是“动词前面或者后面必须有其他附加成分”。上述例句中的(3)“过”后边带了“一次”这样一个动量补语，符合王军虎的判断。但例句(1)和(2)“过”的前后都没有其他附加成分，是当代汉语中很难看到的句式。

(3) 主要动词前添加表趋向的助动词“来”和“去”，例如：

- ① 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做诗，把随便的两句话当做诗的。(p.43)
- ② 把这一处的疮毒来割掉。(p.146)
- ③ 把生活来艺术化的一条路径的话。(p.341)
- ④ 预备把《洪水》二十六期来编好。(p.420)
- ⑤ 我们希望文学家把自己所体验，所观察的，用温醇的态度——无关心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矫激的态度是不艺术的——去表现出来。(p.94)

当代汉语中，我们很少在动词前添加“来”和“去”这样表趋向的助动词，而在古代汉语中，“把”字从动词到虚化为介词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式，在这类句式“把”字还遗留着动词的痕迹。

(4) 主要动词部分为可能补语结构

在当代汉语中，主要动词部分是动补结构时，补语部分可以是结果补语、方向补语、情态补语等，却不能是可能补语，甚至这类句子在近代汉语中也没有发现。但在《创造社资料》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例这样的句子。如：

- ① 我们为甚么总把它把捉不住呢？(p.195)

6. 结语

上文我们从“把”字宾语的语义关系和主要动词及其附加成分两个方面对《创造社资料》中的“把”字句进行了探讨。通过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把”字句已具备了当代汉语的几个特征,如:处置式占绝对优势地位,“把”字句的大部分句式已经出现,并且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等等。此外,我们仍能看到一些近代汉语,甚至古代汉语“把”字句的影子,如:语义关系中的工具式、处所式、使动式、承受式,以及“把”的特殊句式;主要动词部分中的光杆双音节动词、助动词“过”、表趋向的助动词“来”和“去”。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动词部分出现可能补语的例句,这类句式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在当代汉语中,都没有用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创造社资料》虽为书面文体,但其“把”字句的使用与明清时代白话小说极其类似的同时,又呈现出比明清时代小说更符合当代语法规则的特征。与当代汉语相比,“把”字句宾语所表达的语义内容更加丰富,“把”字句的使用更为宽泛,不像现代汉语对“把”字句的使用限制得那么严格,而且随着汉语介词的逐渐完备,一部分介词已经分担了“把”的功能,形成了比较严谨的语法结构。综上,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把”字句从明清时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再到当代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 贝罗贝,〈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第2期,1989。
 陈初生,〈早期处置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1983。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
 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1990。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
 叶友文,〈隋唐处置式内在渊源分析〉,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6.1, 1988。
 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第1辑,1957。
 苏恩希,〈《西游记》句法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kind and primary verb -secondary element of ‘把’s sentence of < 創造社資料 > at that time and those of modern Chinese as result of analyzing two aspect. This characteristics result from the effect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in Myeong-Cheong period and the changing the ‘把’s sentence of the early stage of ‘may 4th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into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把’s sentence in the first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re clearly organized and I would like to fill up the vacancy of the study about the ‘把’s sentence in the same period.

Keywords : the ‘把’s sentence, the relation of acceptance, the kind and primary verb -secondary element

이 논문은 2009년 10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2009년 12월 04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9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